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繹

(一十三)

馬 驢 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

繹

(一十三)

撰 馬 騄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釋史卷一百三十七

戰國第三十七

趙廉藺趙奢同位

【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

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

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渾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渾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

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旣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

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皆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定，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戰國策】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卬爲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質，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

是二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燕封宋人榮。益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予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國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邪。其於奢也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

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呂氏春秋】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出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

【戰國策】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徂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旣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釋史卷一百三十八

戰國第三十八

范雎相秦蔡澤附

【史記】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

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

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威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

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篴，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陝，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

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戰國策】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弱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兵加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

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嫌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史記】魏安釐王九年。秦拔我懷。十一年。秦拔我鄆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執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